

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山村,最鼎盛时也只有13户农家、60口人丁;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院落,当年没有围墙,也没有“门楼”,有的只是塍畔上疯长的葛针和硷坡下细如羊肠的小径。这个小山村已经二十多年不住人了,只有苍鹰在空中徘徊,狐兔在地上跳腾。这几孔窑洞的周围早被抛弃,院子变成了山坡,土炕上长满了黄蒿。唯有这里得到保护,成了参观和瞻仰的地方。游客来自五湖四海,有的甚至远涉重洋。人们在追寻一个逝者的足迹,想借此来探索生活的真谛和人生意义。这位逝者名叫路遥,因了他,这个小山村名载史册,大放光彩。

见过许多的故居,这里对我震动最大;认识不少名人,这位对我影响最深。路遥是我最重要的朋友,和我有过三十年的交往;路遥是我尊敬的兄长,他给我太多的帮助。但是,此时此刻我不想说他的非凡,只想说他的平常。因为他的非凡扎根于平常,并且表现在平常。



傍晚,来了庄行镇的浦秀村,看了彩色稻田,又在成片成片的稻田里闲走。现在的稻禾,都是齐膝高了,稻秆是相互密密挨着的,稻穗的顶头开始低垂,稻叶微微有了黄意。风来时,稻田里发出阵阵沙沙声,声音很轻、很柔、很好听。这是丰收的预告,谁听了,谁都会心欢喜的。

继续向前走,来到了机耕道上,一家三口吸引了我。他们在路的边口,铺开了一张绿色野餐垫,垫子中间放着三个塑料盒:一串葡萄,三个橘子,一盒熟食,边上还有一个未拆封的纸盒,像是准备的当晚晚餐的点心。那男的,手里擎着一次性杯子,杯里盛着半杯黄酒。他抿了一口酒,吃一口小菜,然后抬头放眼稻田,眼神专注,脸露自得,大概有半分钟的停顿。有时也眯起眼睛,对着稻田,将鼻子抽了再抽,那是闻香架势。我估计,他是想闻稻穗的香味。我看着他,真想上前问一句:此地喝酒,酒味如何?

他的妻子,先是跪坐在垫子上的,两只手捧着手机,对着稻田,先是从右慢慢移向左,又从左慢慢移向右。反复了几次,显然是录像的动作。完后起身,开始了拍照,镜头一会儿对准远处的稻田,一会儿对准身边的稻穗,有时也半蹲着,有几次是干脆跪着拍的。她的嘴里还在不停地喃喃自语:等稻穗全部低下头来时,我们再来拍几张。我听见她的丈夫

年纪大了,体检时总有些紧张。果然,不想发生的事还真发生了,一份超声诊断的关键字“宫腔内膜增厚”,着实吓到了我!专科复检后,主任遣词乐观但医嘱明确:“依别紧张,不像有啥问题。但为了慎重,建议住院做个宫腔镜,查个病理吧。毕竟年龄在了,小心点勿会错!”

心惊肉跳地办手续当天就住进了病房。尽管是身处敞亮温馨的病区新环境,却没半分心思去端量,貌似窝床上看书,实则堆积焦虑。

此时,一位嗓门儿不大、和气爽快的保洁阿姨推门进病房做常规打扫。拖地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,问了句:“才进来啊?吃了没?”

七夕会

见我迟疑,她边低头干活边自言自语:“等歇我去配膳室看看还有啥吃的?”

我忙拦阻:“不用,谢谢!家人会送吃的来。”说话间,夫家姐姐携女儿推门进来,真给我送来了一

碗馄饨。见状,保洁阿姨笑咪咪追加了句:“你福气好的,想开想开,没事的!”随即退出了病房,还不忘随手关上房门。

两天后的早上7点多,手术室工人就带推床来病房接我了。可能是核对信息时见我慌里慌张,再从病床挪移到推床时动作笨拙,

大家笑着许愿,要像小梅一样有“捡漏”的运气。

“可小梅的“捡漏”只缘于运气吗?不。在我看来,她的“捡漏”是本事。否则,怎么不是别人处在第四名的位置?面试成功者,几乎都是笔试的第一名,怎么只有她这个递补的第三能逆袭?若换一个人,还能如此“好

运”吗?未必。小梅自知笔试弱,胜在语言表达,她曾自信道:“只要能进面试,哪怕笔试第三,我也一定赢。”这句傲语背后——是小梅笔试后尚不知成绩,就开始没日没夜地练面试。

她时刻准备着“捡漏”,或者说,给自己翻盘的底气,所以成功。

唐朝也有这般人物,后世笑称“捡漏皇帝”,即唐高宗李治。他是太宗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第三子,怎也轮不到他坐皇位。然而,大哥李承乾把太子一职当得稀烂,今儿在东宫假扮外国佬(突厥人),明儿又谋反逼宫,最终被流放;二哥李泰才华横溢,最受父皇喜爱,却因这荣宠对皇位有了想法,想要夺嫡取代太子,被太宗察觉后降了封号。

就这样,性格温和、不争不抢的李治成功“递补”为太子。在二哥二弟为皇位闹得两败俱伤时,李治有没有小九九呢?史书中从未有过他觊觎太子之位的记载,但帝王之子有几个真淡泊?可见他是真能沉住气。

李治的一步登天,告诉我们想要顺利

“捡漏”还须耐得住性子。假如总有凭“捡漏”翻身的盘算,那几乎是没法逆袭的。因为心乱了,就会方寸大乱,亦不能为“捡漏”去踏实付出,就算有漏可捡,也会弄巧成拙。

与“985”大学失之交臂,是我遗憾许久的事情。更让人难受的,是分数比我低的朋友被好学校录取。后来我才知道,她为填报志愿查了许多资料,如近年录取线、专业前景、学校实力等,最终以低

分“擦边”进校,可以说是“高考捡漏王”。而我——被录学校和专业是瞎选的,为的是“保底”,若没考好,至少能读“211”;再看滑档的学校,录取线要原本就高,要么两年低一年高……若我能做足准备再选学校,断不会滑档至瞎报的“211”。朋友之所以能“捡漏”成功,凭的不仅是孤注一掷的勇气,还有好眼力及为自己负责的态度。

还有收藏界的“捡漏王”。曾有人花几百块钱买个古董,过后却拍出百万千万的天价。那是别人早做足了“捡漏”的准备。

谁都想要这种“递补式”或“碰巧式”成功,但请牢牢记住:一定要有“捡漏”的本事。无论努力付出,还是沉住气稳下心,或者做足功课,至少得学会一样,才能抓住好运,给自己一个意料之中的完美后续。

秋高气爽,落叶纷飞,生活圈的几个小公园满地生辉,又到拾秋叶的好时光。深秋不少林荫道变落叶景观道,成为美美的一条风景线。曹杨公园外面S形的花溪路长500米,路两头竖牌告知20天内不清扫落叶。梧桐叶被太阳晒成紫色,脆得像卷了边的金箔似的,行人踩在上面发出沙沙声,孩子们开心得来回绕圈走。我不忍心自己的脚碾碎“金箔”,常坐在街边长椅上,看落叶与朝阳、夕阳同辉。

我爱落叶的情感来自春天和夏天的养成。清明后的梧桐新叶薄如蝉翼,下春雨时夜里的路灯照着它,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翡翠一般玲珑剔透。进入夏天梧桐叶大如手掌,每棵梧桐树像千手观音,遮挡炎热阳光,形成凉棚效应。梧桐的“手”在秋天变黄了,我的脚怎么踩得下去呢?当“翡翠”叶子变成“金箔”落叶,我拾起一枚与心一样大小的叶子,如同捧回了一颗绿魂,让它变身书签,与文学一起浪漫,陪我阅读。

秋拾落叶是一种时令雅趣。古人有拾取秋叶题诗的雅举,展现人与自然的诗意互动,遗憾的是如今绝迹了。画风变成有人在树下打牌、下棋,输者以脸上粘贴一枚落叶为趣,似乎象征树叶的谐音“输也”。其实落叶可玩出别的新花样。我读小学时用过五颜六色的树叶书签,几毛钱能买一小包。现在买不到了,自己制作这种书签也不难,能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,并增强爱书爱阅读的兴趣。附近小学放学了,进来一群红领巾,有的从书包里取出手工剪,把梧桐叶剪成歼-20战机的形状,也有把广玉兰的宽叶剪成东风61洲际导弹的样子。这是在今年9·3大阅兵上亮相的新武器啊!

我也有一本落叶集,收藏了不少落叶,套在塑料袋里。比如从山阴路鲁迅故居、武康路巴金故居门口拾来的梧桐叶,我称为鲁迅叶、巴金叶。黄浦公园有一棵150岁的银杏树,我拾来树叶见证上海第一家公园的风采;在徐汇西岸自然艺术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捡起一枚市花白玉兰的叶子,这里是今年9月上海建成的第一家公园:2枚秋叶折射出绿卷上海之势。

落叶归根忆乡愁,三弟自驾陪我回故乡拾秋叶。4个多小时后到达父亲的家乡临海。走进台州城隍庙,去拜见一棵距今1400多年的大樟树。树下樟香浓郁、秋风怡人。临海最早的城墙建于13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。这棵古樟守卫古城有50多万天了,历经了无数风雨和战火考验,堪称坚强的绿色卫士。我拾起地上一片樟叶,仿佛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回家。

车过黄土岭,进入黄岩地界,这是母亲的家乡。早年外婆住在下洋顾村,江边方圆几十里都是橘林。小时候我到乡下玩,慈祥的外婆剥了最甜的“本地早”品种给我吃,还叫我多吃点当喝水。外婆一生未到过上海,而外公在88岁时去过公园,